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杨 广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 一 章	入主东宫	(1)
第 二 章	巩固政权	(28)
第 三 章	营建洛阳	(41)
第 四 章	开运河 游江南	(49)
第 五 章	官制改革	(56)
第 六 章	推广均田	(71)
第 七 章	淫乐生活	(84)



第一章 人主东宫

杨

广

隋文帝杨坚曾对大臣们说过：“前代的天子，娶了许多妃嫔，生下来的儿子，有嫡有庶，纷争不已，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废立的变故，甚至于连国也亡了。寡人没有侍妾，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真兄弟’，哪里还会有争势夺位的忧虑呢！”

隋文帝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的确是只有一个老婆，那就是独孤皇后。而他的五个儿子，也确实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是否亲兄弟就没有“争势夺位”的纷争了呢？

隋文帝说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是自豪得不得了，其实内中含着酸溜溜的味道，只能说是替自己的怕老婆解嘲而已。

自古以来，帝王都不只有一个老婆，因为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子必须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而男子则可以有“三妻四妾”，至于皇帝就更不消说了，人们通常概括皇帝的老婆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上百个老婆哩！

唯独隋文帝身边只有一个独孤皇后。

隋文帝不是不想选些年轻的妃嫔，来充实他的帝王生活，但独孤皇后不让，因此我们不必认为文帝是个爱情专一的诚实君子，只是他因为惧怕皇后而不敢多娶罢了。不妨举个例子。有一次，文帝和独孤皇后住在长安以西二百余里的仁寿宫，这是一座离宫，是个大花园。有一天，皇后病了，文帝自己出来瞧瞧，



发现了一座树木掩映的小楼。原来这是座藏书楼，名叫珠玑楼。看楼的是个叫尉迟珠儿的妙龄宫女，生得十分漂亮，文帝就把她奸污了。后来这件事被独孤皇后发觉，竟将尉迟珠儿活活打死。可见，文帝对待皇后，并不是那么忠实。而皇后在男女关系上的嫉妒劲儿，也真够吓人的。

开头为什么讲这件事？那是因为下文谈到太子废立的时候，皇后的嫉妒起了相当的作用。

独孤皇后不许自己的丈夫娶小老婆，连带着对儿子也想管。但儿子大了，不听她的，她也沒辦法，只好把不满暂时藏在心里。这里讲的就是她的大儿子，太子杨勇。皇后给他娶了妃子，是大世族元家的女儿。这位元妃忠厚老实，但容貌平常，不合杨勇的意。偏偏元妃不曾生育。杨勇便以这个为借口，自己选了几个侧室。其中有个小吏云定兴的女儿，生得窈窕俊美，能歌善舞，很得杨勇喜爱。更妙的是云氏进宫以后，不久便生了个男孩。这是杨家第三代的头一个孩子，文帝很高兴，封云氏为昭训（宫嫔称号），给小孩起名叫杨俨，刚出生就封为长宁王。

可是作祖母的独孤皇后对这一切却很反感，就因为云昭训是小老婆。皇后无条件地站在太子正妃元氏的一边，对云昭训十分厌恶，有时云昭训进宫给她请安，她竟扬起脖子不予理睬。开皇十一年，元妃因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独孤皇后凭空猜疑是太子和云昭训把元妃害死的。元妃死后，杨勇上表请父皇把云昭训册封为太子妃，皇帝答应了，可是独孤皇后不同意，理由是云家出身低微，没有作太子正妃的资格。皇后想替太子另行选妃。但杨勇的脾气很倔强，拧劲儿上来了，对母亲说，除了武昭训，他别的女人就是不要。母子二人僵持起来。独孤皇后很生气，便在皇帝面前嘀嘀咕咕，抱怨大儿子没出息，挑拨皇帝和太子父子的感情。

那云昭训是个宜男的女人，她生了长宁王杨俨之后，接着又生了平原王杨裕、安成王杨筠；别的宫嫔也不落后，高良娣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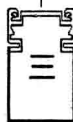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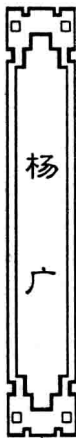


安平王杨岷，襄城王杨恪；王良媛生了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姬生了颍川王杨暕(jǐng)；“良媛”、“良娣”、“姬”都是宫嫔的称号。东宫还有两位没有称号的宫娥，也生了儿子，两个小孩一个叫杨孝实，一个叫杨孝范。短短数年时间，杨勇就一股脑儿生了十个儿子。按说孙子多了，作祖母的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反过来说，一下子添了几多的孩子，杨勇这是有几个老婆？——所以独孤皇后不但不高兴，反而越发气恼了。

她的次子晋王杨广就不这样。杨广的正妃姓萧，是个古怪的女人，她跟婆母独孤皇后正好相反，对丈夫的外遇不但不嫉妒，反而给予支持，弄得晋王府莺莺燕燕一大群。这些女人也要生养，可是杨广一个不留，小孩生下来就溺死，也不知道杨广杀害了多少他自己的子女，只有萧妃生了孩子，才向皇帝和皇后贺喜。杨广的大儿子，名叫杨昭，封为河南王。

文帝鉴于北周皇族的势力软弱，所以才轻易地被自己篡夺。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文帝以长安为中心，让太子杨勇在自己身边，却把天下分成三大块，让他的三个儿子去掌握。这种作法正如开头所说，文帝企图让他的这些“真兄弟”的儿子，团结一致，共保他大隋的江山千秋万代。杨广是扬州总管，负责管理东南半壁江山。但他到扬州后不久就又跑回长安，说他想念父母，舍不得离开父母身边。文帝撵他走，他就在母后跟前哭哭啼啼，装出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独孤皇后认为这个儿子孝顺，又当她的意，也就不放他走，把他留下。

其实杨广留下并不是真的舍不得离开父母，而是他已看出哥哥不当父母的意，如果自己在其身后再推上一把，他那个太子的宝座就该坐不住了。长子废掉，他这个次子理当应份地就能当上太子；等父皇逝去，他就成了皇帝。每想到这里，就不免手舞足蹈。而他那个“贤内助”萧妃，为了将来当皇后娘娘，自然也要跟他密切配合，为打倒他的大哥而施展一切鬼蜮伎俩。上述的他把亲生儿女溺死，就是其中的一招。





不过杨勇这个人的确有些毛病，让他父皇看不上。比如文帝是主张节俭的，杨勇却喜欢打扮。上朝的时候，锦衣华服，摇摇摆摆，自以为挺美，皇帝却瞧不惯。有一天，杨勇穿了一件蜀铠。蜀铠是蜀中的名工巧匠制作的，本来就十分精美，杨勇又在上边加上一些文饰，越发光彩闪闪，耀人眼目。文帝越看越不顺眼，就皱着眉头对杨勇说：

“从古以来，没有一个好奢侈的帝王能够长久。你现在是太子，应当作节俭的表率，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奉承宗庙。我现在赐你几件我旧日穿的衣服，让你知道我昔日的俭朴，时时记着以前的事情，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

文帝把他穿旧的麻衣给了杨勇，杨勇怎么肯穿？拿回去就扔到一边去了。文帝见杨勇从来没穿他给的旧衣来见他，自然更加恼火。

有一天，文帝听说有个叫来和的人，善于相面，便叫他秘密地相一相他的儿子。那个来和说：

“晋王的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

“太子呢？”

来和故意装出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只是喃喃地嘟哝着，“还行，还行？”其实这来和早已被杨广收买了。

开皇二十年冬至，百官到东宫向太子贺节。按惯例，冬至不是大节，只是随便接待一下就行了。可是杨勇却大张旗鼓地奏起乐来，隆重地接受祝贺。文帝听说后，在朝堂上问众臣：

“听说冬至那天，内外百官相率去朝贺东宫，这是什么礼节呀？”

太常少卿辛亶回答说：

“对于东宫来说，只能说是‘贺’，而不能说是‘朝’。”

“好吧，就算是贺，如果三数十人，随随便便凑到一起，向太子贺一贺，未尝不可。但朕听说是有司征召的，一时聚集多人，太子还要穿上礼服，设乐接待，这样合适吗？”于是皇帝下诏说：



“礼有等差，君臣都不可违背，皇太子虽是嗣君，但同时也是臣子，一切礼数不可僭(jiān)越。”

这道诏书下来，无形中便把太子失宠的情况公开了。同时也说明皇帝已对太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

然而杨广却跟哥哥杨勇相反。他长得仪表堂堂。聪敏好学，特别是待人接物，十分谦虚，不象太子那样大刺刺地摆出储君的架子。杨广对一些年纪大的大臣，更是恭敬有礼，象尊重长辈一样接待他们。所以许多人对他有好感。

当初他作元帅，领兵灭陈的时候，缴获了陈宫的许多奇珍异宝，但他克服着贪婪的欲望，竟然不取一件，全部缴公，这也博得了个清廉的好名声。他看准了父皇惧内，而且耳软心活；母亲则厌恶长子，于是他就处处跟哥哥相反。他的穿着很朴素，在父母面前总是恭恭敬敬，和言悦色。至于回到晋王府，那可就露了本相，立刻大摆宴席，还要伴以歌舞，那劲头儿比他哥哥“邪虎”得多。

有一天，文帝忽然高兴，对皇后说：

“不知广儿在府里干什么，咱们去看看好吗？”

“那就叫太监去告诉他，让他准备接驾。”

“不，”文帝笑着说，“我就是要出其不意地赶去，看他平时到底怎样。”

文帝这是考验杨广，因为他存下废杨勇的念头了。但杨广到底怎样？比他哥哥强多少？他还要调查考验一番哩！

他哪里想到，杨广早已在他和皇后身边收买了不少太监和宫女作耳目。帝、后这里还没动身，杨广那里已得到消息。立刻宴席撤了，乐队躲了起来，而跟前陪伴伺候的年轻漂亮的美姬，也都换上些年过三旬的半老宫娥。杨广专们布置了一个房间，是预备接待帝、后的。那房间虽然也是宫室，布置却简朴无华，四壁全是书架，摆满了图书；墙上则挂着名人写的以“忠孝”为内容的字画，让人一进这屋子就产生一种肃然庄重的感觉。

杨

广

五



杨广和萧妃换上朴素的衣服，坐在这间宫室里迎接皇帝和皇后的到来。

皇帝这次出来，不摆仪仗，只带几名卫士，护着他和皇后乘坐的御辇，悄悄地来到晋王府。府门口的卫士要进去报告，被皇帝止住了。他还颇为他的“私访”得意哩！卫士领着帝、后进入府内，一直来到杨广夫妇等在那儿的房间。一声通报：“圣上、娘娘驾到！”杨广和萧妃才装出惊愕的样子急忙跑出来跪下迎接。皇帝和皇后笑嘻嘻地进入室内，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那么适意。文帝随口问：

“皇儿和王妃在屋里干什么呀？”

“读书。”杨广恭敬地回答，还把案上摊开的书拿给父皇看。

“《孝经》！”皇帝高兴地把书朝皇后扬了扬，“皇儿在读《孝经》！”

墙边一张矮几上摆着一张古琴，皇帝走过去一看，琴弦已断了两根，像是长久不曾使用了。但墙正中挂的一把宝剑，剑鞘却铮明瓦亮，似乎天天有人摆弄。

“你还舞剑吗？”文帝问杨广。

“‘鸡鸣起舞’，儿臣是跟古人学的。”杨广谦虚地回答。

皇帝和皇后简直满意极了。几天前，文帝还催促杨广返回扬州总管任所，自从这次“视察”之后，皇帝又不急着撵他走，留他在京里，当然另有一番用意。

按说，扬州处于江东富庶之地，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杨广作为这一片辽阔土地的“小皇帝”。不正好可以为所欲为吗！但杨广志不在此，他觊觎(jìyú)的是皇帝的宝座，是要把他哥哥打下去，自己将来当皇帝，拥有整个的江山。听上次当文帝催他返回任所的时候，他假装去跟母后辞行，跪在皇后面前，哭哭啼啼，作出依依惜别的样子。皇后也禁不住泪下。杨广乘机诉苦：

“儿臣性识愚下，只是牢守着手足同胞的大义，对皇兄处处尊重。但不知为什么竟失爱于东宫，太子对儿臣百般嫉恨，常想



置儿臣于死地。儿臣担心，每恐‘讒潛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杼是织布的梭子。相传春秋时曾参到市上去了，曾母在家中织布。有邻人来报说曾参在市上杀人，曾母不信。但三次来报之后，曾母终于信了，扔下梭子爬墙逃走）。因此儿臣每次告别母后，总怕来日不得与母后相见，是以惶惶忧惧，不能自己，累得母后为儿伤心，儿臣真是该死！”

独孤皇后听了忿忿地说：

“眈(xiàn)地伐(杨勇的小名)这小子越来越让人受不了。我为他娶了元氏的女儿，他竟然不以夫妇之礼来对待她，却专宠着阿云那个妖精，又养了那么多的猪犬(指云昭训生的儿子)。以前元妃被他们毒死，我也无法查究，想不到他对你又这样狠毒。我在世的时候，他还这样，我死了之后，你还不是他刀俎上的鱼肉吗！”

杨广听了心中暗笑，但却哭得更加伤心了。皇后又说：

“东宫没有嫡子(指元妃不曾生育)，将来皇上千秋万岁之后，阿云那贱婢养的儿子成了皇储，一旦登基，你弟兄几个竟要向那猪犬崽子跪礼叩拜，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的呀！”

母子二人相对哭诉，皇后不肯放杨广走了。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帝、后来晋王府视察的那场滑稽剧。文帝终于下了废立的决心。

杨广早就存心篡夺东宫，自然要有心腹。他跟安州总管宇文述是好朋友，就请皇帝将宇文述调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寿州属扬州总管管辖，宇文述就可以常常以下属的身份跑到扬州，替杨广出谋划策。杨广还信任他的一个叫张衡的总管司马。三个人常常在密室商议，怎样才能把杨勇打倒。

后来宇文述多带金宝，进入长安，通过大理少卿杨约，和右仆射(宰相)杨素挂上钩。早年隋军伐陈的时候，杨素和杨广共过事，如今又得了杨广的贿赂，便替杨广说话。他几次在皇帝和

杨

广

七



皇后面前，夸赞晋王孝悌恭俭，文武全才。一些大臣看出风向，怕将来杨广一旦继位，受到报复，因而谁也不敢替杨勇讲话。有一次，文帝问仪同三司韦鼎：

“你看我诸儿谁得嗣位？”

韦鼎回答说：

“至尊和皇后喜爱谁，就把嗣位传给谁，这不是臣所敢预知的。”

文帝笑着说：

“你是不肯明说罢了。”

是呀，按常规，东宫太子是当然的皇储，韦鼎为什么还说“不敢预知呢”？这不是耍滑头吗？但也可以看出朝臣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了。

其实像韦鼎这类官员还是比较好的，他们还只是独善其身，不曾落井下石。也有一些势利小人，想借这个机会邀宠，因而主动去说太子的坏话。比如太史令袁充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他对皇帝说：

“臣夜观天文，玄象示警，皇太子当废。”

文帝回答说：

“玄象早就出现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袁充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太子杨勇虽然迟钝，但也看出风头不对了。他内怀忧惧，却又没有办法。平时跟群臣疏远，连个商量求计的人都没有，只好去求神了。有个新丰人王辅贤会厌胜之术（厌胜是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能以诅咒制服人）。他教给太子，让他在后园辟一个庶人村，盖两间破草房，太子住在里面，穿上布衣，睡在草褥上，说这样便可以当灾。这自然是没影儿的事。太子这时就像是一条鱼，四面八方的渔网向他逼近了，而他却毫无办法。更可怕的是，杨广的党羽收买了东宫的一些官属和内侍，太子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都随时有人向杨素等人报告。



开皇二十年夏天，文帝和独孤皇后到仁寿宫避暑，三天两头听到从长安来的人讲太子的坏话，而东宫的一个叫姬威的幸臣，被杨广收买，竟然反戈，上书皇帝告太子的状。文帝让右仆射杨素到东宫查看，杨素事先通知了杨勇。可是杨素却又故意迟迟不去。杨勇因为宰相要来，为表示尊重他，就穿好衣服等着。大伏天里，杨勇穿着厚厚的礼服，还束着带子，热得汗流浹背。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杨素的影子，气得杨勇眼睛发蓝。实在热得受不了，刚脱下衣服想凉快一会儿，门外又传：杨素到了。杨勇再把衣服穿上。这么一折腾，杨勇又怎能不气！免不了把气恼从谈话中带了出来，无形中给对方提供了把柄。

九月，帝后从仁寿宫返回长安。第二天，皇帝在大兴殿召集百官，东宫的官属也在列。文帝想让官员们主动提出太子的的问题，就绕个弯儿说：

“朕新还京师，应该开怀欢乐才对；可是不知为什么，朕的心里反而觉得愁苦。”

一些乖觉的大臣，听出了皇帝的话音。但这废立之事，过于重大，如果抢先出头，提出废太子的建议，万一不谐，当时得罪不说，还将后患无穷，所以大臣都不吱声。吏部尚书牛弘年老胡涂，不会看风色，见大家不说话，便来应付几句：

“这都是臣等不称职，才累得至尊忧劳。”

文帝听了狠狠瞪了牛弘一眼，便不再拐弯抹角。他把东宫的官属叫了出来，说：

“仁寿宫离这儿不远，但我每次从仁寿宫返回京师，都要严备仗卫，好像到了敌国。我昨天患痢，夜间如厕，听到后房似有动静，只好移往前殿。这是为什么？”

说到这里，皇帝怒气冲冲地瞪了东宫官属们一眼，接着说：

“岂不是你们这些人，要坏我的家国吗？”

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使东宫的官属瞠目结舌，不知怎么回答。于是皇帝下令，将东宫左庶子（相当于太子宫中的侍中，主





持东宫事务的官员)唐令则、太子家令(掌东宫行政的官员)邹文腾等几个重要官员拿下,交有司审讯。接着便让杨素向官员们揭发太子的罪状。

杨素站出来说:

“我在仁寿宫,奉旨回长安向太子传达圣上的命令,让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按刘居士是上柱国刘昶的儿子,横行不法,于开皇十七年被处死)。太子奉诏后,竟然大怒,斥我说:‘刘居士一党俱都伏法,让我到什么地方穷讨!再说你是右仆射,身负重任,你自己去检校好了,关我什么事!’接着又说,‘当初如果大事不遂(指隋文帝篡周),我得先死。可是父皇作了天子,对待我反不如诸弟。’太子说着回首长叹道,‘我觉得这个太子当的太没劲了!’”

杨素那天去见太子,故意拖延,惹太子上火,说话便没有分寸。何况杨素转述太子的话中,还有不少是他硬加进去的。文帝接着补充:

“这小子不堪承嗣很久了,皇后早就劝我废了他。但我总以为他是我尚为布衣时生的(其实这话不对,杨氏在北周乃是世家),又是长子,希望他能渐渐改过,所以才隐忍至今。杨勇曾经指着皇后的侍儿对人说,‘这些人将来都是我的。’这叫什么话!他的妃子新亡,皇后怀疑是中毒死的,我曾经问他,他不但不承认,反而恨恨的说,‘我早晚杀了元孝矩(按:元孝矩是元妃的父亲)!’他这不是恨我而迁怒于元孝矩吗!”

看样子皇帝是真生气了,面红耳赤,停了一会儿才又接着说:

“长宁(指杨勇的大儿子杨俨,封为长宁王)初生的时候,我和皇后喜欢这个孙子,抱来养一养。杨勇不放心,连番派人来索要回去。细想一想,这孩子是云定兴的女儿生的,他俩在外私合,生的儿子也不会有多大出息。昔年晋太子娶屠家的女儿,生的儿子便好屠杀。云定兴的女儿生的儿子,我也不肯让他来乱



我的宗祏(shí)(宗庙中的神主)。我虽然论道德难与尧舜相比，然而也不能把天下万姓托付给这样的不肖子孙。我日常怕他害我，天天如防大敌，因此我想废掉他以安天下！”

皇帝慷慨陈词，群臣默默听着，没人作声。过了一会儿，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mín)站出来说：

“废立是大事，诏旨下来，一旦有错，后悔无及。陛下还须明察，举发中是不是有谗言在内？”

文帝不理元旻，接着让东宫幸臣、那个向皇帝写密告信的姬威出来接着揭发太子的罪恶。姬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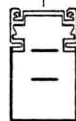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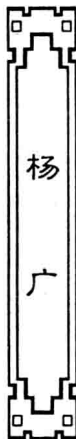
“太子从来对臣等谈话，总是要求骄奢。还说，‘我最讨厌有人来谏我，杀他个百来人，看谁还敢多口！’以前苏孝慈解除左卫率职务，太子不高兴，大言说，‘是谁把他调走的？我决不忘这件事，大丈夫总当有快意的一天！’又，宫内所需物品，不合规定的尚书不给，太子发怒说，‘仆射以下，我早晚宰他一两个，使他们知道怠慢我会惹来什么祸！’太子还常常说，‘至尊嫌我侧室所生的庶子多，那高纬，陈叔宝倒是嫡子啦，国家不也亡了吗！’太子还让巫姥卜吉凶，说，‘至尊的忌期在十八年，这日子快到啦！’。”

听到这里，文帝不禁泫(xuàn)然流涕，对群臣说：

“谁非父母所生，怎么杨勇竟忤逆到这个地步！朕最近阅读《齐书》，见高欢那样纵容他的儿子，不胜气忿！我怎么还能效他呢！”于是下令，将杨勇、杨勇的诸子和东宫的重要官员，全部监禁起来，委任杨素审问。

杨素搜查东宫，发现了不少打火的火燧，还有上千匹马，就都成了造反的证据。那姬威揭发说，太子说过，“圣上在仁寿宫，用马队守住宫门，里面的人都得饿死。”杨素拿姬威的话去问杨勇。杨勇的倔劲又上来了，他顶撞杨素说：“窃闻公家养马有数万匹，勇忝为太子，有一千匹马就是造反吗？”

十月乙丑那天，皇帝让人去召杨勇。杨勇惊道：“莫不是要





杀我吗！”他随使者来到武德殿，只见皇帝穿着戎装，坐在御座上。下边百官立于东面，皇亲列于西面。让杨勇和他的儿子们在殿庭排列，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诏，废去太子，那些已经封王或公主的杨勇的儿女，一律废去王和公主的封号。圣旨宣读完了，杨勇再拜说：

“臣自当伏尸都市，为将来的鉴戒。如今得蒙哀怜，保全了性命，实是万幸，深感万岁大恩！”说罢一再叩头，泪下如雨，站起来踉跄退出。左右的百官和宗亲，不少人为之惘然。

又过几天，皇帝下诏，将东宫官员唐令则、邹文腾、夏侯福等六人斩了，另一部分则勒令自尽，轻的也给予了流放的处分。那在朝堂上敢于替太子辩护的左卫大将军元旻也被杨素说是依附太子，处以死刑。

太子杨勇被囚于东宫的一处院落，派杨广监管他。杨勇自以他没有罪，几次要他这个二弟杨广代他请求，他要面见皇帝申明冤枉。杨广哪里肯作这种傻事，当然不答应。杨勇没有办法，就爬上院内的一棵大树，向着皇宫方向大叫“父皇母后，儿臣冤枉！”然而两宫相距甚远，文帝和皇后又哪里能够听到。就这样杨广仍不放心，他去告诉皇帝，废太子已经疯癫了。文帝也有些难过，他摇摇头，叹一口气，却没说什么。

杨广的心计没白费，他终于把哥哥踢了下去，当年十一月，皇帝下诏，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二

文帝和独孤皇后共生了五个儿子。早先，他把天下分成三大块，让儿子们去镇守。除太子杨勇留长安外，晋王杨广是东边的扬州总管，前面已经讲过。依次是三子秦王杨俊任北边的并州（即晋阳，今山西太原）总管；四子蜀王杨秀任南边的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隋朝在各州设总管，是地方的高级军政长官。



但这三位王子的职位虽也叫总管，权势却比一般总管大得多，事实上，全国几十名总管，都分属他三兄弟管辖。

秦王杨俊小时候喜欢佛教，曾经请父皇批准他当和尚。文帝当然不准。他长大以后，便让他去当并州总管。杨俊作了一方的最高统治者之后，逐渐腐化起来，他用公款大修宫室，又从民间征了几名美丽的少女，充实他的王府。王妃姓崔，倒有些像她的婆婆独孤皇后，妒恨之下，竟然在给杨俊吃的瓜里，放进毒药。杨俊吃了虽然没死，却染上了慢性病。文帝知道以后，把他征还京师，免去他的官职，让他以王子的身份回府第居住，而把崔妃处死。

左武卫将军刘昇替他求情，对文帝说：

“秦王没有什么别的大过错，只是奢费官物，营造住舍而已。依为臣看来，可以原谅。”

文帝却答复说：

“法不可违。”

杨素那时也帮杨俊说话，认为处罚太重。文帝说：

“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难道不是天下亿万百姓的父亲吗？如果照你们的意思，何不再制定一个‘天子之子’的法律呢！以周公的为人，为了法的尊严还要诛杀管、蔡。我自然隔周公差得远，但法也不能亏缺呀！”终于不肯答应——这是开皇十七年的事情。

秦王杨俊的病原来不算太重，他不但生活能够自理，还可以在王府里各处走走。他那王府里的僚属，如长史、司马、参军、功曹、记室、祭酒等人，常常来陪他谈心。杨俊最爱谈的是开皇九年，他和二哥杨广一起，带领大军征服南陈的事情。那时他是全军的副帅，和杨素一起分担着大江上游的战事。他年轻英俊，率领着水师大军几千艘大小舰只，从汉水进入大江，跟陈军水兵展开激战。他统率的五牙舰船头安着“拍竿”，那是一根巨木，装在船头，可以灵活操纵。接近敌船后，拍竿扬起，居高临下朝敌

